



## 母亲的招手

◎钱泽麟

想不到饰演关羽老爷的陆树铭还创作并演唱了脍炙人口的《一壶老酒》!据说他是为2021年仙逝的九十二岁老娘写的。且听几句:“喝一壶老酒 让我回回头 回头啊望见 妈妈的泪在流 每一次我离家走 妈妈送我出家门口 一步三回头”。

这首歌使我想起自己的母亲,想起了母亲曾经的招手。

首次招手,我十二岁。我要去打工,母亲送我出家门口。那时我成绩不好,不想上初中了。当时唐闸镇想办医疗器械厂,大队人马已去上海学习。母亲即与镇上领导说好,让我暑假期间去上海学徒做注射针筒。她说:“我十一岁就做童工了,再说社会是个大课堂,让你锻炼一下也好。也许你会回心转意呢。”到了位于江宁路的医疗器械厂,做了没几天手上就烫起了血泡,钻心痛。想想还是上学好啊!好在个把月学成归来,正逢自然灾害初期,厂还未办,就下马了。看来能说服人的可能不是道理,而是南墙。

再次招手,我十六岁,要去参军,而且是体育兵,母亲送我出家门口。我学打乒乓球比较晚,比我大几个月的蒋德才已取得全市冠军,比我小两岁的张俊发也是市少体校的主力队员。在他们两人带动下,我天天夜里到唐闸俱乐部练球。有几天夜里没去,母亲问我什么原因。我直说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欺人,把我的乒乓球都敲坏了。母亲一听即拉起我的手说:“走,我陪你去找他评理!怕什么?”母亲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我松开母亲的手说:“不用你出面,我

自己去摆平!”如果这次我不敢去俱乐部打球,或许就不会进市少体校,更不可能当体育兵了。

我刚退伍回来,母亲就注重培养我的生活能力。那时还没有自来水,母亲就买了水桶让我挑河水。这没什么,我在部队里扛过炮弹,肩上有老茧。母亲夸我挑水像挑花篮一样。由于母亲常接济农村同事,常把家里的肉票、豆腐票、煤球票给人家,使自家人多天不开荤,也没豆腐当肉吞。更难的是煤球不够烧,就不能煮饭烧菜了。于是母亲请人砌了烧锅灶,发动我抽空捡拾枯枝废木回来烧锅。直到现在,我看到包装快递的木料,还常有捡回家烧火的冲动。当年哪有啊!最尴尬的是让我买蔬菜。当时蔬菜是附近的生产队限量供应的,送到工房来,排队每人限购一两斤。问题是排队买菜的大多是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婆,且不断有人插队,我又不好意思阻拦,弄得常常空手而归。这叫我一个堂堂的退伍军人多难堪呀!最终想到一个办法:带一根绳子去,把排队人的篮子穿起来,我像一个流动哨,谁也不好插队了。终于买到蔬菜带回家,母亲直向我伸大拇指。

第三次招手,我三十六岁,儿子九岁,母亲要带弟妹搬家到新华二村。必须要搬家了,门口的防震棚房子拆掉,弟妹都结婚生子了。我当时已在报社工作,且参加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比较忙,真希望能晚点搬走。母亲看出我的不舍,便讲了一个故事:有个佛教徒在寺庙里竟然发现一个恰似观音的人在拜观

音!便问:“你怎么还拜自己?”观音答:“因为我也遇到了难事,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。”给我的启迪是:如果能拥有遇事求己的坚强和自信,也许人人都会成为自己的观音。我和母亲在家门口招手告别。

直至我六十岁退休,已搬到城里住,也有了自己的孙子,更加理解母亲的难处,每周都要去看望母亲。起初母亲还送我下三楼招手道别。后来母亲渐老,我便不让她下来了。未料,有一次我下楼后发现老人家竟在家中北窗向我招手,其实有栏杆母亲并看不到我。我赶紧上楼把她扶进房间。想想还不妥,万一我走后母亲还到北窗去送别怎么办?于是我让母亲到南晒台坐在椅子上,告诉她,我马上要从西边的大生路上经过。果然她站在晒台上向我招手。

“每一次我离家走 一步三回头 每一次你干叮咛 妈妈你拉着儿的手 每一回你万嘱咐 儿在心中留”。

九十八岁的母亲于2012年12月去世,至今已十年了,但她老人家打动我一生的话语和行为,不是醍醐灌顶般的硬性输入,而是和风细雨似的缓慢渗透,使我的人生长河能激起几朵浪花,才有了可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。至今我还常去新工房、新华二村转转。唐闸运河的风,还是一如既往地吹过,尚可见到炊烟袅袅,但不是我家的味道。我知道,魂牵梦萦的故乡,是永远回不去了。

“一年年都这样过 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 一辈辈就这样走春夏秋冬和秋”。



## 交响

◎陈顺源



## 举例

◎杨譔



与人论文,我说小事照样能反映时代。找到了两个例子——

例一:因为疫情,学校要求把17、18周的课插在前面上完,于是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,我一共要上八节线上课。两个班,每个班连上四节。为缓解学生听讲的疲劳,我把“篆刻”那一讲安排了进去,计划由自己作十五到二十分钟的刻印示范。上午是定向小教数学专业,学委的名字很美,写成篆书后很好入印,因此上午的示范就刻了她的名字,整个过程花了十多分钟。刻的时候曾发现石料有杂质,行刀不畅,考虑到有几十双眼睛正盯着,于是装出不假思索的样子,顺势作了“技术”处理,钐出后效果反比预想的要好,有质朴、婀娜之美。刚下课,我就接到了学委的微信,在把我“捧”了一番后,“言归正传”:“非常荣幸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刻成了章,也是人生中一次独特的经历,我想斗胆问您讨要上课刻的章,留个纪念,可不可以?”

说实话,那方印我本想自己留着,狮钮印,章还很漂亮。但学生开口说要,能说不给吗?于是爽快答应道:“可以。”

在给下午那个班示范时,我在示范刻印前就讲了上午的事,然后说自己这回想小气一下,为自己刻一方印,内容是“有风吹过”,朱文,自己留着用。

例二:某日,一作家朋友给我发来短信,问我愿不愿意用书法的形式为她写一句王维的诗:“桃源一向绝风尘”。

“桃源一向绝风尘”一句,出自王维的《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》,全诗如下:“桃源一向绝风尘,柳市南头访隐沦。到门不敢题凡鸟,看竹何须问主人。城上青山如屋里,东家流水入西邻。闭户著书多岁月,种松皆老作龙鳞。”几个月前,在妻子的支持下我把自己从日渐艰难的企业经营中解脱了出来,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,杂七杂八事依然不少。之所以继续参与经营,是为了生存,为了活得有些尊严。索书的朋友贵为大学教授,每月都有可观薪水,有心思“寻隐”与“吟风弄月”,无法体会我等小企业主现今与“闲适”二字根本无缘的窘境。

几天过去了,我没有书写那句话的“欲望”,为了表明我没忘记此事,便问朋友那幅字什么时候要?答曰:“我不派什么用处,就是心喜。”又说,“后来也不知自己对不对,毕竟你和王维,气质完全不搭。”我答道:“都到了极处,就通了。”又过了几天,某晚独自喝了点酒,有了三四分醉意,突然来了书兴,立马铺上纸,把那首诗给写了。快结束时发现正文写了五行,最后一个“鳞”字没处安放。于是把“鳞”字的左右偏旁安排成上下参差,方才勉强挤进了纸张最左侧一狭窄的空白处。清醒后,看了几遍,觉得此作竟有几处字法甚奇,布局如山中涧水,蜿蜒起伏,跌跌撞撞,顺势而下,至最紧密处,如水入潭,不慌不忙,大有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味道。

把作品拍照发给朋友,朋友两小时后回复。说才看到,眼前一阵乱,像李白不像王维,能不能再写张文雅一点的?最后提示说:“王维带点作的。”我回答说:“明白了,写的时候想着你平时的做派就对了。”朋友说:“对的。”

讲完这两个例子,不待来人开口,我便问他:“从这两件小事中,你难道看不到眼下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丝影子吗?”

## 心醉

◎侯求学

今夜约吗  
揽湖边垂柳  
抚雕砌花栏  
盛满杯月华  
今夜约吗

今夜约吗  
我将蛙鸣塞进衣襟  
我将稻香涂满面颊  
擦干净这湖边的蚌壳  
今夜约吗

今夜约吗  
你来与不来  
我都在,莫说我未来  
就在今夜  
约吗

